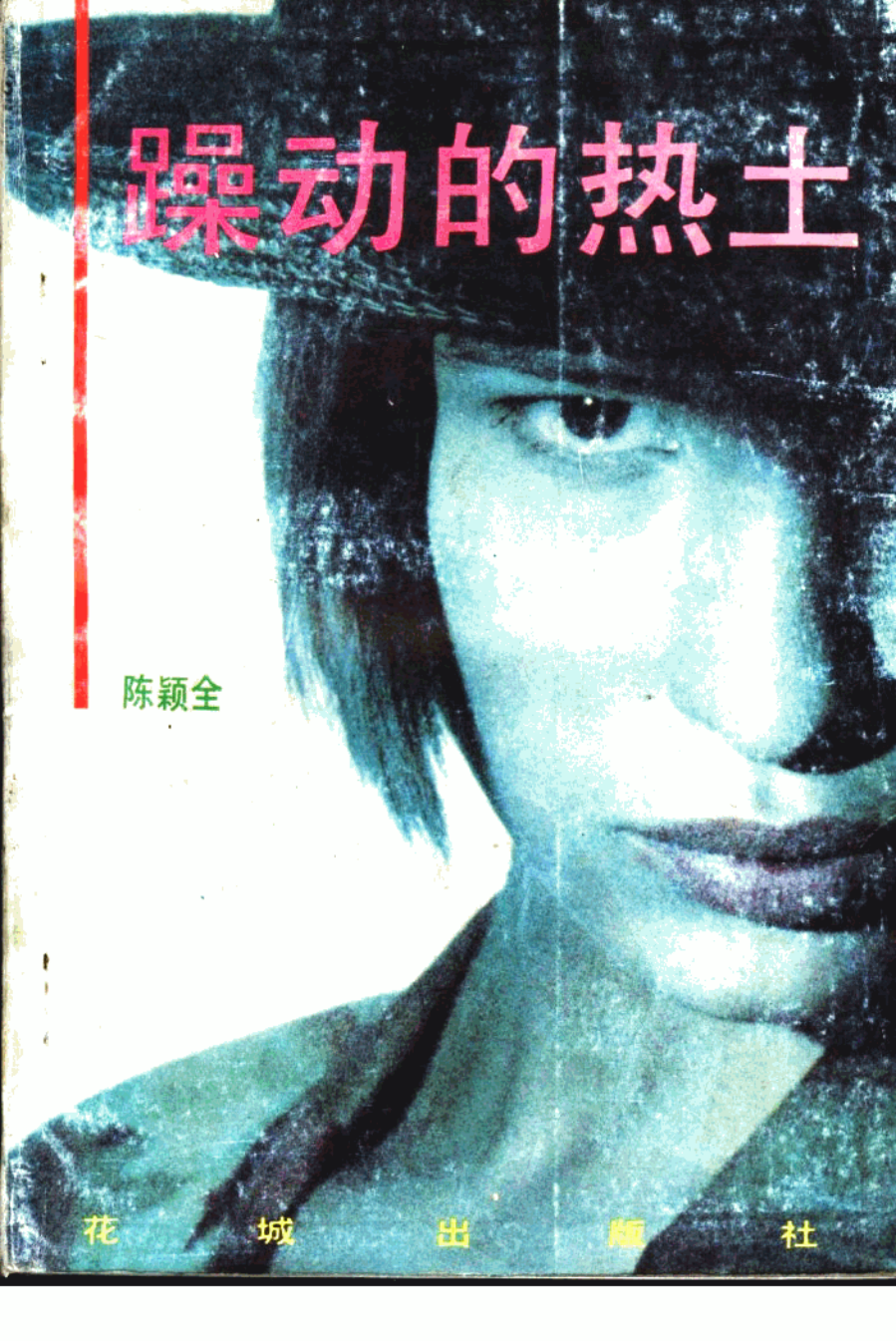


躁动的热土



陈颖全

花 城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青年作家陈颖全继《我们的东海岸》、《十八园人家》之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。

作品以饱满的热情对海南建省办大特区以来的改革热潮的追踪扫描，如实地展示了人在边缘的奇妙心态及驳杂纷乱的生活图景。

主人公曾凡是“小政府”的编外人员，与友人吴超、祝虹一起投身于“大社会”的实践，从办一个“落日黄昏”咖啡厅到走南闯北搞社会调查，受尽颠波之苦，却招来非议甚至诬告，一时间是非混淆、黑白颠倒。他们经历了严酷的煎熬，最终走出险境，面对的是一条十分漫长而坎坷的路……

作者借用蒙太奇手法，打破时空的界限，将如网人生的经五色纬七彩，描绘得光怪陆离，使读者置身于这个氛围中去同呼吸共命运。

在躁中沉静

《躁动的热土》序

叶蔚林

海南作家写短小散文，诗歌的较多，写小说的较少，写长篇小说的就更少。造成这种文学现象的原因很复杂，三言两语讲不清。但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，躁热的生活环境给海南作家施加了影响。一是自然环境。海南长夏无冬，终年烈日炎炎，容易使人在生理上产生躁热不宁，很难做到足不出户，埋头于书桌。二是社会环境。海南是新建的经济大特区，商品大潮泛滥，无孔不入。诸多的选择和诱惑，更容易使人在心理上产生躁热不宁，更难以做到足不出户，埋头于书桌。而长篇小说创作，最需要作家具有沉静、平和的心态，需要坚持不懈的韧性，以及书桌边夜以继日的劳作。

然而，凡事总有例外，在海南作家中陈颖全无疑是一个奇迹。他似乎有意“反其道而行之”，不事其它，专攻长篇小说。继《我们的东海岸》、《十八园人家》之后，又向读者奉献出这部力作——《躁动的热土》四年内创作出版三部长篇，即使对专业作家来说，也是大大的丰收了。而陈颖全却是一位业余作家。他担负着繁重、琐屑的行政事务工作，他同样生活在躁热的环境中，但却能够在一定的时空内，超脱于躁热，酿造出内心世界的一方沉静，专心致志地埋头写作，并获得了硕果。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、兴奋和羡慕。

兴奋、羡慕之余，我们不妨解释一下这种“陈颖全现象”。

陈颖全在《十八园人家》的《后记》中写道：“搞文学创作，写海南岛东海岸，我别无所求，只因是东海岸边农民的后代，深爱这块美丽神奇的土地。它孕育我的创作激情，要把这里世代代奋斗生息的艰苦历程编织成一个个故事，献给我的父老乡亲。但愿他们都喜欢我的作品。这是我搞文学创作的一点奢望，也是我的原动力。”这段自白，充分表达了陈颖全对于生育自己的故土怀着无比的热爱。热爱不但是文学创作激情的源泉，而且还将滋生出强烈的责任感。出于激情和责任感的创作原动力，便使陈颖全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抵挡种种躁热的骚扰，潜心致力于完成自己的创作使命了。

陈颖全的确很忙，常常办公室找不到他，家里也找不到他。他忙于公务，忙于与公务相联的工作，似乎根本不属意于文学，似乎完全被商品大潮所淹没了。然而奇怪，恰恰是处于躁热漩涡的他，却接二连三写出了大作。细想也不奇怪，正因为他的投入，使他熟习了商品经济生活的形形色色，对于种种诱惑心里有数，获得“免疫”力，于是反而能“超然物外”。俗话说：“少见多怪，多见不怪”正如与大海朝夕相伴的弄潮儿，决不会在风浪面前张惶失措一样。这里附带说一句，面对改革开放现实的中国作家，企图用鸵鸟式的自我封闭去抵御商品大潮的冲击，借以保持心理的平衡是不明智的。我觉得应该像陈颖全那样，各自根据自身的条件，以不同的方式，抓住机会，勇敢地走进商品经济生活中。唯“走进”去了，才有可能“超脱”出来。

我和陈颖全接触不多，更无机会谈文学，对他的创作思想及心态了解得很少。但他的创作现象是很引起我注意的。如果我对“陈颖全现象”的解释不离实际太远的话，那么对

于生活在海南躁热环境中的海南作家，将是具有启示作用的——我们太需要躁热中的沉静了。

《躁动的热土》无疑是陈颖全长篇创作的一个新台阶，其标志是笔触已从海南岛东海岸的农村转向城市，视野的拓展，常常是作家趋向丰富、成熟的端倪。但我无力对本书的思想性，艺术性作出全面评价。我只想说，作家首先要写，写出来了就是“好”的，就应该受到尊重和赞扬。陈颖全初届中年，创作经历不长。相信他只要一如既往地保持创作激情，以及在躁中保持一份沉静的心境，笔耕不辍，一定会越写越精采的。

一九九二年八月于海口

冰天雪地的北国，很难想象海南岛的冬天，阳光却依然还是这么慷慨和热烈。入冬以来，阳光灿烂，金光闪闪，仿佛要全心全意地展示这亚热带王子的独特风貌。难怪大陆走海南的人，叫它阳光岛。

入冬以来，很难听见雨声。干旱了几个月，使全岛到处散发热气。海口市街上的姑娘们，羽裘蝉装，引人注目。把冰箱搁在树底下就是一个摊档，卖冷饮的摊子，此刻数海南最多。冬天已跨越孕育夏天。春天呢，感觉中好像不存在。

这时节，最好玩的还是秀英游泳场。平坦雪白的沙滩，温柔蔚蓝的海水，有情人都来投她的怀抱，与她亲吻与她絮语。

春节后第一个周末。黑色皇冠轿车上只有石泉和祝虹。还是石厅长亲自驾的车，技术不见得比专职司机的差。他神情专注，但不时和祝虹拉话。

石泉以劝导的语调对祝虹说，真正的文学家要集中精力关注生活的主流，其作品要引人向上，不要一味追求怪异。当然，作家有其选择的自由天地。譬如你要写《异态录》，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。可是，在这火红的改革开放的年代，涌现那么多前所未有的激动人心的新人新事，作为文学家，你应该有良心，去反映这些，这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，而不能像冷血动物处于冬眠状态。很难想象面对这样的生活不能引

起创作激情，而又很有雄心去搜奇寻异。

他继续说下去：譬如你要写我，总应该写我的主流。那么，我的主流归结起来总不会是个算命先生吧？但我不值得你花笔墨。我向你推荐个人，他绝对是个人物，值得写一写。最近从中央到地方，不是提倡几个“一”，其中不是有出一本好书吗？说不定你潜心写他会有一本好书出来。

他说他推荐的人叫曾凡。1954年生于海南岛东海岸的一个农民世家。在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高产”的年代，他还小。可是到了“大寨红花遍地开”的那几年，他已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。在那个年代，他出了力流了汗。用他的话说，真的经受了锻炼。1977年高考，他考进师范大学。四年本科毕业，他本应去当教师，命运却把他分配到海南区党委宣传部抓笔杆。现在，他是我这个厅的“编外”干部。这个“编外”，对他打击太大了……

听完厅长的介绍，祝虹对曾凡来了兴趣。

“想认识他吗？”石泉问。

作家自然不会放过认识省政府机关很特别的一位“编外”干部的机会。她除了要写《异态录》，还有别的追求。

“那好，”石厅长说，“曾凡刚才来电话约我在秀英泳场游泳，他等我在那里了。你很快就会见到他。”

他继续说着他心中已美化了的曾凡。在祝虹脑海里凸现出了曾凡的立体形象：

曾凡年纪不大，相貌平常，但额头宽阔，龙骨明显。他思想活跃，想得大想得宽想得高，但总在脚踏实地做事，也做得了事。他有鲜明的个性，常表现出世界有他他无世界。他胸怀博大，能容天下。面对不平，他会针锋相对斗个天昏地暗。交朋合友，他互敬互助。走出校门不足10年，和平时

代竞争强烈，很难想象他已干出几件让机关大院不得不点头的事。他已成为机关大院议论的一个焦点，赞扬声中也夹杂着许多非议，甚至咒骂。他很少认真把五光十色的舆论装在心里。听说有人告他的状，到了纪检会、监察厅、检察院，他笑笑没当回事。听说有人鼓吹他，要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，他也只笑笑没当回事。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能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做事行云流水，少顾虑，少动摇，说这才是真正“掌握了自己的命运”，才是“人生的幸福。”许多人接受不了他的个性，最要害的是在负责掌管干部任用升降的一些要员心目中，他是个“有争议干部”，“需要一段时间来对他考察才下结论”。而且，他确实有“几件事”外人无法理解，他也不想“说清楚”。海南建省后，他就不明不白变成了“编外”干部。

这就是曾凡！这就是曾凡？

轿车到了秀英海边泳场。这时，晚霞斑斓明丽。风轻、沙平、水软。迎面笑语阵阵，但没了城里的喧嚣。这确是洗涤尘襟的好去处。

祝虹下车来款步而行，美妙的海之景色让她着迷了。她老家在大西北，上岛来还不满三年，看海总看不够。

石泉换上泳装，来到她身旁：“下去游游吧！”

“我不懂游，懂看。”

“那你就好好的看。”说罢他舒展双臂，纵身跃入海水中，仿佛要洗去一切的烦恼。

“哎，你说的曾凡呢？”她赶紧向石厅长打听。

“肯定就在海中，你试着找一找，看哪个是他。”

石泉也不知钻到哪去了，似乎故意冷落她。

沙滩上，一把把张开的太阳伞，宛如一朵朵彩色的蘑

菇，还有饮料，啤酒，笑声，蜜语，拥抱，亲吻，好一幅海边游玩画图，令人陶醉入迷。

海面辽阔，旷远苍茫，丝丝浪纹，最是牵人情思。

西安古城，我的家啊！女儿，你能理解妈妈？妈妈奔海南快三年了，不是不想念你，疼你。不给你和姥姥写过信，你怪妈妈么？别怪妈妈无言，你还小。你不要懊恼姥姥，要听话，好好学习。同爸爸混的那个臭女人你要臊她，用扫帚把她扫地出门。你亲妈妈会回到你身边的，一定会的……

沐着轻凉的海风，祝虹兀立不动。不知不觉石泉来到了她身边：“你动情了！”

“没事。一个人静静的看海，就有些感觉。”她对他眨眨眼，感到很贴近。

“唉，有时太烦太累了，就想起陶渊明。”石泉不知怎么说到了这份上。

像石泉如此得意的人，也有怀恋古人归隐逍遥的时候。许多人叫烦叫累，这变成“时髦病”了。祝虹不禁问：“石厅长，你怎么会想起陶公来啦？”

“哦哦，”石泉答道，“随便说说，没别的意思，我们能忙里偷闲，洗个海水澡，不就像陶公‘悠然见南山’那样悠哉游哉了么？”

石泉凝视西天血红的余晖。怕要起风了。太阳落下去，明天会升起来，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。而人生会不会如此？大千世界太纷乱，人生只能苦漫长。是啊，与过去比，社会在大进步，但毕竟不是一切都好起来了。社会越进步，越变得多元化，说真话办实事到底难。人生辛苦是永远的，享受只不过是瞬间。谁的感觉不是这样？为了减少烦恼，不得不扭扭捏捏躲躲闪闪战战兢兢。祝虹作为一个女人，能够逆这个

“规律”？这是“规律”？他觉得去想这些有点不可思议。人生的主旋律应该是什么？肯定了又否定，他弄不清，头脑一片混沌。一旦冷静沉思，他老觉得自己连人都做不好，更谈不上当好领导干部。

石泉啊石泉，你毕竟是一个人，也是个堂堂正正的厅长。任何试图对活着的“这一个”下正确结论，事实证明大多是失败的。

祝虹受到感染，唉叹一阵，说：“我活得很苦。没事干，空虚，想得苦。揽事来干，目的很难达到，也很苦。苦苦度日就感到累。累到极点，就问自己，为什么要这样？越想越乱，乱到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做人也有过怀疑。你说苦不苦？还有，不管有事没事是真是假，这世间，左右招架总是免不了，况且女人总不赢。你说苦不苦？”

哦，她果然也是这样。怪不得她刚才流了泪。世间一切就数人心最难平。越懂道理越难过生活。然而，石泉有一条是非常清楚的。他说：“有事没事都辛苦，反正是辛苦，干脆追求有价值的辛苦。我觉得，人来到世间，总要留下点什么，要不就白活了。还有，作为一个人，总不是孤立的，有家庭，有朋友，有同事，总之是社会性的人。那么，你给世间留下什么就要讲究讲究了。我感到，我身边的这个曾凡，在这一点上处理得很有水平。他有许多独到的见解，而且照此扎扎实实去干，所以，他比别人似乎活得更洒脱更踏实更快乐一些。”

祝虹边听边点头。他俩在海滩上漫步，并肩而行。石泉说他读过《资本论》，读过《新旧约全书》，读过尼采，读过叔本华。这些惊世著作，这些超人，给生活的启示极大。哲学使人睿智，数学使人精明，而文学最能激发人们丰富的

情感。一个人要有各种各样的学问。“社会大舞台，舞台大社会”；或者“人生大舞台，舞台大人生”。运用恰当的学问来指导，倒是很有趣的。

这时，暮色苍茫，烟霭四合。琼州海峡闪烁着一串串“夜的眼”，数不清的大轮小船在暮色中漂流，那里又是怎样的世界呢？

“石厅长，他到底来没来呀？”她记起了曾凡。

“你还没找到他？”

“我没这个眼力。”

“噢，这鬼家伙，又游去很远很远了。他说过，一个人，首先要向自己挑战，要战胜自己，才谈得上同别人挑战。他游泳，就喜欢和自己过不去，老是游得很远很远很久很久，不累到极点不回头。他说，这是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和毅力。我问他不怕大鲨鱼把你吞了吗，他说大鲨鱼来了好，同它玩玩，较量较量，过过瘾。生活平平静静，久了，会感到太寂寞太沉闷。他是个好强好胜的人。”

天全黑了。海边泳场显得静谧偏僻，祝虹的脑际浮起可怕的幻觉：

大海茫茫，风来浪开花，浪尖上有个小黑点，这就是曾凡。有时被推上浪尖，有时跌入浪谷，他奋力挣扎，呛了一肚子水，几次差点儿沉没过去，但他到底还是拼出了水面。他向大海挑战，向恶浪搏斗。啊！有条大鲨鱼袭过来了。面目狰狞，向他张开血口……

“啊呀！”她不禁惊叫起来，声音尖锐而颤抖。

真的起风了，深黑沉闷的大海呼呼地荡动。

70年代风靡全日本的卡拉OK，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，终于从90年代初开始，在中国大面积流行。现在漫步海口街头，应接不暇的“春梦”、“秋月”、“落日”、“渔村”、“海霸”、“乐乐园”、“快乐阁”、“夜来香”、“大金門”、“唱了兴”，此类卡拉OK、的士高歌舞厅触目皆是。在这里，唱出了太阳，唱落了月亮。“我想有个家”、“你知道我在等你吗”、“天知地也知”、“无言的结局”，如此一曲又一曲，一首接一首，闹腾得海口大街小巷睡也不是醒也不是，半睡半醒，朦朦胧胧，醉醉醺醺。到处议论徐小凤、张国荣、谭咏麟、林子祥。歌星唱到红，唱到黑唱到有声有息唱到默默无闻。

海口地方不大，各式各样的两脚车三脚车四脚车满街跑，跑得人声鼎沸，跑得热火朝天，跑得人都倦了它还不肯歇气。

茶楼宾馆一个接一个冒出来。东有“东湖”，西有“西门”，南有“南庄”，北有“北极”，还有“大三元”、“新南洋”、“发华利”、“亚细亚”，听了这“国际的”、“国产的”名字，准把你吓得跳起来又不得不稳住。现在只怕你不腰缠万贯，不愁无处享受。中国是“吃文化”发达的国家。天上飞的，吃；地上爬的，吃；海里游的，更是百吃不厌。林语堂先生著《生活的艺术》，好像他谈的艺术已经

落后了，他根本就不懂得吃文化如此广泛如此博大精深。外国人看来也不怎么样。他们只使用“刀叉剑戟”，叮叮当当吃“多士”，吃“士多”，还有“汉堡包”这玩意，怎比得过我们挥舞“两根竹条子”，一桌成百上千元的山珍海味一扫而光！因此，他们只配造洋枪洋炮，我们才能创造出光辉灿烂的中华武术叫他们来学也学不会。刚来乍到的各方人士觉得这城市新鲜有特色，但最好不要对它进行什么主义的评论。人家是“超前试验区”，正在“摸石头过河”。

然而，要阻止人们的评论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人有嘴巴要说话。随着主人翁意识的日益增强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和对当今现状不满的情绪就会愈来愈强烈。关于社会，关于政党，关于党风法制，关于现状趋向，关于风气奇闻，关于前途命运，林林总总，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议论评估一番。海南建省办大特区以来，舆论广为开放，允许百家争鸣，还未出现说了错话就扣帽子打棍子装袋子穿小鞋的事。所以，对海南各种各样的议论评论颂扬批评，大锅煮小锅炒，总想把它“煮”和“炒”出点名堂来。有人说，广东没有不敢办的事，海南没有不敢讲的话。这多少有些道理。当然，不排除广东有些单位办事不全开放，海南一些机关干部讲话不那么放肆的现象。

海口的咖啡厅酒吧间也很别致。“小绵羊”、“划得来”、“水晶宫”、“好梦来”、“老地方”，听了就叫人心里痒。

“落日黄昏”咖啡厅在海府路，名目不勾人，但有情调。看它门面装璜的模样，像什么又不像什么，只觉是印象派的画，现代派的诗。

进得门来，灯迷五色，但迷而不乱，幽暗洞深，却暗而

不黑。猩红的地毡映衬绢白的四壁。壁挂小框精致的世界名画。桌摆小瓶开放的香花。音乐带人进入一个又一个世界。音响设备是90年代日本最新产品。上半夜是豪放雄伟的世界名曲，下半夜是婉约明丽的中国传统轻音乐。一曲牵着一曲，人溶化在音乐里，环境溶化在音乐里。服务对象是沙龙名仕，非大众化；来客“验明正身”是“名仕”方可入内享受，收费标准优惠合理，还可记账分期支付。服务时间24小时开放。服务小姐经严格挑选训练，不但脸蛋漂亮身段动作优美，还要“京腔”纯正气质高雅。来半夜走五更，都有笑脸甜甜的请，轻轻的送。在这里，人们可以怨可以怨，可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，可以挖“三坟”数“五典”，可以谈“三皇五帝至于今”，可以“家事国事事事关心”，也可以“风声雨声声声不入耳”。这里的“名仕”，在晚报电台写文章，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”，回来这里评奖还拿到奖金。这里环境美人美语言美茶也美，是真正的“四美”。这里从来席不虚座，周末更是爆满。因此，要坐上“落日黄昏”，要赶早不宜迟，有人一下班就打电话来订座。

石泉和祝虹泳罢归来，在“水清园”饭店吃过晚饭，便来到“落日黄昏”，可这里早已挂出“贵客已满”的牌子。

“怎么办？”石泉征询她的意见。

“你说，曾凡肯定会在里头？”

“他是个‘放荡型狂人’，泳场找不到，这时候他会坐咖啡厅喝一两杯。根据他的活动特点，常常是这样。他虽‘狂’，但‘狂’而不俗。这里的经营有水平，那些低档次的，他不会沾边。再说，他不在，我们喝上一杯放松放松也好。”

祝虹掏出记者证，过去和门卫打交道。门卫摆手摇头，不得通融。石泉上前解释，“她是名记者，长篇报告文学

《十万人才过海峡》的作者。”

门卫看看石泉又眯一眼祝虹，还是不表态。随着一声“请留步”，他反身进去轻轻把门关上了。

“你跟他说这些干吗，他能懂些什么！”祝虹不屑地说。

石泉笑了，“这里聘来的人，包括门卫也要有艺术细胞。听说过，没艺术细胞的人不配来此工作，这是他们老板的要求。还要考试才录用，工作不出色还要炒你‘鱿鱼’。”

“真吗？”

“也听说，这里实行一套全新的经营办法，最懂得我们这种客人会给他们带来什么。你等着看吧，他们会加座给我们的。”

“哦，你常来？”

“跟你一样，还是头一回。这些只不过是听闻的。”

“怕人家是看你这位厅长的脸面吧。”祝虹笑道。

“他们不认识我。”石泉接下说，“你不知道，这里不以官位划线。像海口地区的个体户、艺人、红歌星、体育明星、特级教师和名作家，更会受到高规格的接待。”

“噢！”祝虹像尝到咖啡里头的味道。

门卫出来躬身致歉：“让二位久等了，对不起！已给二位安排好贵宾席，请光临！”

他俩被热情的服务小姐引领到贵宾席：“请问二位，要点什么？”

“两杯热浓咖啡，不加糖。”

“好的好的，就来。”

谁到这优雅清静的地方都会舍得掏钱。奉信“文学是人学”的祝虹，这时忘记了曾凡，倒是对这里的主持人来了兴

趣，很想见一面。

“你们的主持人叫老板还是叫经理？是否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？”祝虹向服务小姐提出要求。

过来一个身材颀长、双眼水灵、肌肤莹润透亮、风度矜持冷静而又不失热情亲近的姑娘。她很有礼貌地解释说：

“主持人叫老板叫经理都可以，他从来不到现场指手划脚，我是经理的代理人，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说。”

经理不露面，只来个代理，祝虹的兴趣下去了一半。但她还是问：“如果我没猜错，你们的经理一定是个很有本事而又潇洒的先生，他的大名叫什么，能介绍一下他么？”

石泉对姑娘介绍祝虹说：“她姓祝，是记者兼作家，发表过不少作品。她对你们的经营很满意，想跟你们经理聊聊。”

女代理报以浅笑：“我们的经理很豪爽很开明，但有一点，绝不允许我们对客人谈他的情况。我们守这个规矩，要不然呀，我们的饭碗自己就给砸了。”

很会挖新闻的祝虹笑道：“你们听经理的话可以理解，但你刚才的这些话，让经理知道了，会怎么样？”

“这些话经理是让说的，也只能说到此为止。也有要求见经理的，我都这样对他们解释清楚。你们是见过大世面的文化人，能否对我们的工作提点宝贵的意见和建议？”

祝虹立即接过去说：“那好，我提一条，请转告你们经理，为什么怕见客人。你们的经营满不错，当然会有人找你们经理谈谈，有意见有建议当面向他提，但他死不露面，怎么适应这一层消费者的心理呢？”

“太谢谢了！一定把您的意见转告，下次给您回话。多谢光临，欢迎惠顾！”

今晚大概不会见到经理了，祝虹不无遗憾。但把女代理弄得一迭声的感谢，她有点歉意。“我提不出什么好建议，就是那一条，请你们经理能接受。客人这么多，多谢你的关照！”

又是一声“谢谢”。女代理放下一张小卡片，说：“凭这个，说明你们已提了很好的建议，结帐时，会得到优惠的。”

石泉摆摆手：“你们的好意我们接受了，可我们不要这个，该付多少我们付多少。”

女代理笑着说：“请你们鼓励我们这样做。我们的目的是求得我们以外的智慧，把咖啡厅办得更好。”

倒是祝虹畅快收下优惠卡。“花钱买意见，妙哉！日本人早就这么做了。人家的企业不惜重金挖人才买意见买建议，搞得很成功。我们也学人家这一招，首先从服务行业做起。一个国家一个单位都来鼓励大家提意见提建议，不断改进不断完善，事情就好办了。”

石泉不动声色。他对此有很深的体会。中国人那么多，懂得大道理的大有人在。我们有11亿人口，一个泱泱大国。我们以十当一和人家比，不把人家比下去才怪。日本资源缺乏，我们地大物博。我们是文明古国，文明史很悠久，不用说日本，希腊巴比伦也比不过。我们多少年前就有“四大发明”，日本人没资格谈古文明。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祖先和民族感到自豪。可是不能不承认，近几十年来，日本人超过了我们。原因何在？这是个复杂的问题。祝虹讲的有道理，可目前做起来，却是不容易的。世事就是这样，谁都认为应该这么做，可总做不起来。现在有些事讲烦讲厌了，干脆不讲了。